

主编:文天心
执编/版式:于晓琳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read0451@163.com



《光影山河:电影与抗战》/秦翼 张丹/江苏人民出版社/2025年4月

书香心语

书中的静谧时光

□王建强

秋天,像一位优雅的诗人,带着满身诗意,悄然莅临人间。阳光宛如金色的丝线,轻柔地穿梭在大街小巷,为世界蒙上一层如梦似幻的薄纱。在这样的时节,我总渴望觅得一段静谧时光,与书相伴,沉浸在那片墨香的世界里。

清晨,推开窗户,秋风裹挟着丝丝凉意,轻轻拂过脸颊,仿佛是大自然温柔地抚摸。天空湛蓝如宝石,几缕白云悠悠飘荡,恰似棉花糖般轻盈自在。我收拾好书本,决定前往城郊的一座小图书馆,去探寻那秋日独有的静谧。

一路上,街边的树木像是被秋姑娘精心装扮过,金黄的树叶在枝头摇曳,宛如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。它们轻盈地飘落,给大地铺上一层五彩斑斓的地毯。那沙沙作响的声音,仿佛是它们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。

抵达图书馆时,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,宛如一位历经岁月的智者,沉稳而宁静。图书馆的外墙爬满了藤蔓,叶子已经渐渐泛红,像是给它穿上了件绚丽的花衣。走进馆内,淡淡的书香扑面而来,如同一位老友亲切的问候。木质的书架整齐排列,上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,它们像一个个等待被开启的宝藏盒,蕴藏着无尽的智慧与故事。

我在书架间徘徊,目光在一本书上停留,最终被一本名为《飞鸟集》的诗集吸引。我轻轻地抽出它,仿佛生怕惊扰了书中沉睡的灵魂。找到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,阳光透过玻璃,洒在书页上,形成一片温暖的光晕。窗外,是一片小小的花园,几株菊花正开得灿烂,它们像一群身着彩裙的仙子,在秋风中嬉笑玩耍。

翻开书页,泰戈尔那清新而富哲理的诗句如潺潺溪流,缓缓流入我的心田。“夏天的飞鸟,飞到我的窗前唱歌,又飞去了。秋天的黄叶,它们没有什么可唱,只叹息一声,飞落在那里。”我仿佛看到了飞鸟在窗前轻盈掠过,又目睹了黄叶无奈飘落,感受到了生命的更迭与时光的流转。

正当我沉醉在这诗意的世界中时,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打破了宁静。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图书馆。他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,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原本静谧的空间瞬间充满了嘈杂声,我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,心中满是失落,难道这美好的静谧时光就这样被打断了?

我试图继续沉浸在书中,可那些喧闹声却像调皮的小精灵,不断钻进我的耳朵。就在我有些烦躁之时,我看到带队老师开始轻声地给孩子们讲解图书馆的规则,孩子们的声音逐渐小了下来。接着,老师又给孩子们讲述起书中的故事,孩子们围坐在一起,听得津津有味,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渴望。

看到这一幕,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我意识到,这份喧闹也是生活的一部分,它与书中的静谧并不冲突。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,不正如同我对我书中世界的追寻吗?

在这个秋日的图书馆里,我经历了从静谧到喧闹,再从喧闹回归到静谧的过程。手中的《飞鸟集》依然散发着墨香,而我对书中世界的感悟,也因为这小小的插曲而更加深刻。

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图书馆的墙壁上,我合上书本,心中满是充实与满足。在这个秋天的日子里,我不仅在书中度过了一段静谧时光,还在现实中收获了一份对生活的理解与包容。这份独特的体验,如同秋天里最珍贵的宝藏,永远珍藏在我心中。

光耀银幕的抗战影像录

读《光影山河:电影与抗战》

□钟芳

《光影山河:电影与抗战》如一部黑白纪录片,引领我们走入那段硝烟与光影交织的岁月。秦翼与张丹两位学者以笔为镜头,将十四年抗战中中国电影不屈的历程,一幕幕呈现于书页间。

这不是寻常的电影史叙述。当胶卷的转动声与救亡的号角重叠,电影便从单纯的文艺形式演进为历史的见证。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抗战年代,电影人常将珍贵胶片藏在米缸里防潮,用竹筒代替金属片盒运输——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策略,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战火中的顽强生命力。书中披露的中央电影摄影场1938年工作报告显示,他们平均每部纪录片要穿越三次敌占区才能完成拍摄,摄影棚是战壕,银幕是映照民族魂的无形疆场。

书中细致勾勒出战时电影这张碎片化的版图,每个区域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抗争形态。大后方重庆,抗战电影在轰炸间隙顽强生长,《八百壮士》拍摄时因缺乏升降设备,摄影师们只能用肩膀扛着机器完成俯拍镜头。延安窑洞里,简陋的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南泥湾开荒的珍贵画面,洗印药水要用草木灰过滤反复使用。上海租界内,新华公司拍摄《木兰从军》时,布景师偷偷将“还我河山”四字篆刻在道具铠甲内衬。这些细节构成了一部微观技术史,揭示艺术创作如何在物资匮乏中迸发惊人创造力。

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对个体生命的凝视。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费穆,在苏州外景地因唯一一台摄影机被军方征用,于是连夜手绘分镜稿替代实拍。在物资匮乏的战时,电影艺术家司徒明发明了“土法同期录音”,用留声机蜡筒与胶片手动同步。抗战剧中的女明星黎莉莉,在拍摄《塞上风云》时坠马受伤,仍坚持完成马上镜头。这些故事让史料有了血肉温度,也让那个时代的抗战电影,溢满丰厚的质感和倔强的文化基因。

十四年抗战,重塑了电影艺术的语言体系。大后方纪录片《民族万岁》用失焦镜头表现轰炸后的眩晕感,这种“不完美”反而成就了震撼的美学真实。延安电影团开创的“行走放映”模式,将银幕挂在老乡家的土墙上,观众席地而坐的场景,构成了最早的沉浸式观影体验。书中指出,战时电影最动人的特质在于“未完成的完成感”——胶片上的划痕、跳帧、曝光不足,都成为历史创伤的视觉印记。当看到1940年昆明民众站在雨中观看露天电影的档案照片,湿漉漉的银幕上抗日将士的身影与观众融为一体,方才懂得何为众志成城、何为万众一心。

《光影山河》对“电影作为武器”的阐释尤为深刻。书中比较了不同区域的宣传策略:大后方影片善用传统戏曲唤起文化认同,孤岛电影借助古装片传递现实隐喻,而根据地纪录片则开创了“群众参与式”

拍摄——农民在镜头前收割、纺线的真实画面,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战信心。这些不同形态的影像,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化的视觉叙事体系。书中对电影音乐的分析也比较到位,详细解读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经典旋律从荧屏呈现到街头传唱的过程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借助电影,唱出了全民抗战的澎湃激情,有力地展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。赏读全书,总会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所感动。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,一位放映员老周坚持用板车拉着放映机步行三百里,只因机器里装着未冲洗的战场胶片。

《光影山河》的装帧本身便是对历史的致敬——做旧牛皮纸封面上烫印的胶片纹路,铜棕色内封的厚重质感,连同那些印着时间印记的刷照,共同构成了这部可触摸的抗战影像录。它既为研究者提供了脉络清晰的学术地图,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了触摸民族记忆的温度之门。

合上书页,耳畔仍回荡着摄影机的转动声与抗战的号角。硝烟散尽八十载,胶片上的影像或有划痕,但光影深处不屈的精神依然铮铮作响。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,艺术便不再是风花雪月的低吟,而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剑、凝聚人心的火炬。岂能忘怀,那些在轰炸间隙抢拍的镜头,在流亡路上守护的胶片——每一帧都记录着中华民族在血泪中挺立的尊严!

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

读《致敬最可爱的人:老兵寻访实录》

□常延廷

《致敬最可爱的人:老兵寻访实录》的作者李世辉是哈尔滨工程大学(以下简称“哈工程”)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他以日记体的形式,翔实地记录了自2009年南开读博时起至2023年于哈工程执教这15年的时间,不辞辛劳寻访老兵的经历。通读全书,近百次的访谈、与20多位老兵的亲密接触,特别是对老兵们“爷爷”“奶奶”的亲切称呼,已不止是超越年龄段的尊重,更是心有灵犀般的情感沟通。

如果说,本书第一章为抗战老兵、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做科研助手是学校的委托安排,那么接下来,全书的第二章寻访东北抗联老兵、第三章寻访抗美援朝老兵、第四章寻访黄埔军校老兵,则记录了作者入职哈工程后的主动作为。作者所在的哈工程源自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(哈军工),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“三海一核”(船舶工业、海军装备、海洋开发、核能应用)的办学方略,具有共和国“国防七子”之美誉。对哈工程学子来说,将思政课有机地融入保家卫国的老兵故事,不仅鲜活生动,也助力红色基因传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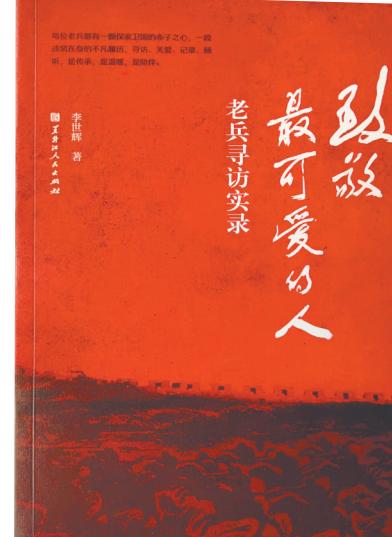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获得老兵的线索,作者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。寻访是在工作之余、节假日、参加学术会议的空隙进行。在寻访过程中,有时作者只身前往,有时携

爱人同行,有时带上本硕博各学段的学生。于是,东北抗联老兵李敏、王济堂,黄埔军校的抗战老兵孙利、楼克俊,抗美援朝老兵张恩儒、孙洪章等等,一批战争年代的老兵陆续走进了这部寻访日记。作者主持的“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”被确立为“黑龙江省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项目”。学校的鼎力相助,使他将多年的寻访日记结集出版,成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参考读物之一。

东北抗联精神、抗美援朝精神已经写进了老兵们戎装在身的生命历程,他们保家卫国的拳拳赤子之心,感召作者寻访、关爱、倾听与记录。令人称奇的是,自从拜访了李敏之后,作者喜欢上了东北抗联歌曲:《送东征》《露营之歌》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……他不仅会唱,而且每逢遇到挫折与困境时,总能从中汲取力量。

尤其令人动容的是,在团队看望老兵的活动中,一名学生在离别前,还要求和老爷爷抱一抱,可见孩子们是多么崇敬英雄。从知识传授到身心感知的精神跃升让红色文化融通代际,成为血脉中流淌的鲜活基因。

诚然,老兵们终将老去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。然而,老兵们留下的坚定信仰、高尚情操、为拯救民族危亡勇于牺牲的精神却生生不息。红色基因代代传,擎旗自有后来人,这正是本书赋予我们的精神滋养与力量。



《致敬最可爱的人:老兵寻访实录》/李世辉/黑龙江人民出版社/2023年9月

序跋选萃

《街巷志:深圳何处觅乡愁》

□王国华

不知不觉间,“街巷志”系列已经出到第七部,如果算上那本未标明“街巷志”三字,实至而名不归的《掌上花园》,已是八部。

有必要跟刚刚接触到这本书的读者说一声,如果抱着系统了解一座城市行政建制的期待来读这个系列,一定会失望的。这不是一套知识性的书籍,这是一本又一本的散文集。“志”者,“记”也。街巷志,即记录街巷万象。

30年前,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主办过一份在国内文化圈非常有影响的杂志,名为《街道》。而我这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兹的“街巷志”系列,似乎暗合了当年的路径。不仅是我,身边很多深圳作家也都在默默地书写深圳的“街巷”。我不知道,除了深圳,还有哪个城市有这么多的写作者愿意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处境。这似乎是个奇怪的现象,在外人眼中可能是最匆忙最刻板,最不具烟火气的一个城市,却有这样一条持之以恒的文化线索贯穿其中,所为何来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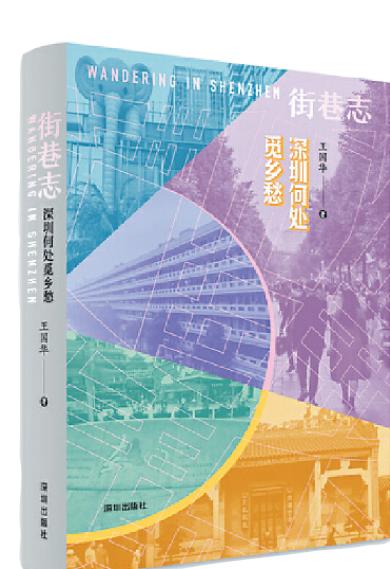
想来还是跟“街巷”二字的内涵与外延有关。此处之街巷,并非仅仅一条街巷,而是烟火,是体温,是具体而微的生活,大而阔之,甚至是价值观。这些被遮蔽的,正是作家们潜意识里极想向外传达的。我多次在文章中表白,我写的是自己行走街巷时见到的一切。在城中村的一座祠堂里面静坐,单纯地发呆。站在公告栏前阅读附近企业的招聘启事,计算工人的月薪到手后该如何分配。到社区的办公场所上洗手间,推门就进,工作人员从不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,也不问我。凑近公园门口的一排七里香,用力地闻啊

闻,香气从脑门输送到脚底。看到主干道上两排盛开的黄花风铃木,突然心花怒放,内心里无声地高歌一曲。我在河边的碧道上淋雨,在高高的山顶被烈日暴晒,在沙滩上乱写乱画,然后看着它们被海水冲走,怅然若失……我要描述这一切,尤其是这一切之上的“神气”,它们超然于世俗,干净,纯粹,风雨无伤。

这样的描述注定不可规划。我不知道明天会去什么地方踏查,会在哪个地方吃一份猪脚饭,会被什么地方的哪一棵树,哪一个擦肩而过的人突然撞击一下。深圳太小,不到两千平方公里;深圳太大,每条街巷后面都有出其不意的风景。我去过的地方,再去时发现它还有完全没见到的另一面。我的这个“街巷志”,其实是有触动则写,无触动则略,有点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意思。每年凑成一本书,要说这些文章之间的关联,可能就是这一年中的情绪,它也有一个相对连续的逻辑链条。

文字当下已不是信息传递的最佳途径,这种写作越来越小众,越来越孤独,而我享受这种孤独,愿意将手中的文字之美端给还对其有兴趣的人。愿意守住这一点点属于深圳的微光。这些天,恰巧有几位读者和我微信联系,她们看到了其中的感伤,看到了所谓的“真心”。她们说“边读会边跟家人分享。生动的文笔会不自觉让我嘴角上扬,这是有温度有质感活生生的文字的美妙之处”。

好吧,我继续写,但愿这种记录,成为深圳生命力的一部分。



《街巷志:深圳何处觅乡愁》/王国华/深圳出版社/2025年6月

